



我不是个生活在回忆中的人，
但我却难忘八十年代。
有时看到一段旧文字，听到一首老歌，
或偶尔翻开老相册，
我的思绪，
常不由得回到那久远而又亲切的年代去。

江在涵
撰

春江绕古城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春江绕古城

江在涵 撰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 2025 by Zaihan Ji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5年12月DWPC第一版

开本：240mm x 170mm
字数：221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5950521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978-1-68372-786-6

作者简介



江在涵，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及中国散文学会会员。1971年出生于江西赣州市。1983年以全市统考第一的成绩考入赣州三中。西安交通大学本科，中国科学院硕士，美国博士。现居美国。2021年2026年两度获美国联邦政府铜质奖章，并获得联邦政府颁发的“超杰贡献奖”。在国际期刊会议发表六十余篇论文，IEEE(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从小热爱文学，曾在少年报全国中小学生作文竞赛中以《美丽的大凤蝶》一文获三等奖；在《花朵》期刊发表作文《野炊》；在国内外报刊网络发表散文诗歌多篇。所著长篇家族纪实文学《我的父亲江少华》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三中往事》由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四十年三临八境台》在《西部散文选刊》发表；小说《奶奶住在大山里》《星星看望着囡囡》《小灰和我》《范师傅》在《世界日报小说世界》连载。散文《故乡的河流》《亲爱的外公》《我亲爱的外婆》《父母爱情之花》《父亲的梦想》《姨家老院的命运》《小姨买棺材》

《怀念曹老师》《父亲的下放生涯》《忆肖翔及后记》《怀念黄云芳校长》《汪叔叔》《永远的老校长》等在《世界日报 上下古今》刊登。小说《囡囡》2024年四月在《椰城》刊登。个人博客在美国最大的中文网站“文学城”被评为名博。《我的父亲江少华》获2024年海外华文著述奖散文佳作奖。小说《清水塘前》获2024年卓越杯世界经典文学大赛佳作奖。散文《游京都御所之思》《人生初忆》《爱山更爱海》等被《中华副刊》录用。



作者23岁像

Introduction

The year 1949 is a critical year for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the change of regime in mainland China, million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 migrated to Taiwan. However, many more supporters and sympathizers of the then-Chinese government remained on the mainland, either by no other choice, a change of mind, or of their own free will. What will their fates turn out to be under the new regime? What kind of ordeal will their children have to face? What kind of emotional journey will their grandchildren go through?

This novel, through the tragic love story of Zong Shuhan and Mei Wanxin, descendant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 elites, attempts to recount the fate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It also offers a panoramic view of social life,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diverse character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1980s and 1990s to the new century. It also vividly depicts the liv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90s and the various challenges they faced.

This is the first of three novels written over many years by the author, primarily covering the early and mid-1980s.



内容简介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替，百万军民迁台。然而却有更多的当时中国政府的拥戴者及同情者，或出无奈，或一念之差，或自愿留了下来。那么，他们之后的命运将如何呢？他们的子女将面临怎样的遭遇呢？他们的孙辈又将走过怎样的心路旅程呢？

这篇长篇小说，以同身为民国精英后代的宗书瀚、梅婉馨的爱情悲剧为主线，试图讲述这群人的命运。同时，全景式地展现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的各种社会生活，重大历史事件，各色各样的人物，也生动地描述了九十年代以来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场景，面临的种种命运挑战。

这是作者历经多年时间写出的一篇长篇小说，为第一部（共有三部），主要写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全长约22万余字。

献给我亲爱的妻子富志，孩子江伯俊，江仲韬，江季达

献给我的父亲江少华，母亲罗莲英

献给千千万万和我一起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

自序

难忘八十年代

我不是个生活在回忆中的人，但我却难忘八十年代。有时看到一段旧文字，听到一首老歌，或偶尔翻开老相册，我的思绪，常不由得回到那久远而又亲切的年代去。

对于我这样一个“70后”而言，难忘八十年代应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因为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我在八十年代度过了三年半小学，六年中学，半年大学，从一个儿童，变成一个青年。十年巨大的生理心理上的变化，可谓脱胎换骨，自然印象深刻了。

刚进入八十年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没多少烦恼的小学二年级学生。记得80年新年那天是个北风凛冽的寒冷冬日，天上铅云密布，还飘着雪花。我和哥哥弟弟去乡下一个亲戚家玩，找了个土坡，从坡顶冲下，爬上去，再俯冲下来，开心大笑，玩得满头大汗，一点都觉不到冷了。

八十年代将要结束时，我已经在读大学一年级了。记得那年也非常寒冷，湖面冰结得厚厚的，人可以行走于上。新年来临的那个夜晚我一人孤独地坐教室里，准备大学第一次期末考试。听着外面朔风呼啸，禁不住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亲人，潸然泪下……

那十年，家里也发生了很多变化。80年春天，爸爸专门去乡下一趟，帮奶奶叔叔从他们下放的山区搬回祖居的沙石镇，并将在动乱时期不幸去世的曾祖母的遗骨从深山一小山谷里取出迁回。记得爸爸和叔叔跪在一没有墓碑的小土包前，磕头后，小心翼翼地出土里取出曾祖母的遗骨，恭敬地放入一坛中；然

后爸爸用锥将手指扎破，让血滴至曾祖母遗骨上一据说，这是古代中原汉人的一种风俗。秋天，爸爸带上我回镇里给叔叔操办婚事。那时农村尚未通电，夜里需点油灯。昏暗的油灯下，叔叔抱起羞答答的婶婶给众宾客敬酒，大家开怀大笑。

直至小学快毕业，我家一直住在学校一大杂院里。大约83年春，来了十几个爸爸的学生，帮我们搬家到由一栋两层旧教学楼改成的宿舍楼里。从此我们住上了楼房，虽然仍没有卫生间，但通自来水，已比住大杂院时情形好许多。过两三年，又搬到新建的宿舍楼里。这下连卫生间都有了。虽然新宿舍面积不大，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舒适了。父母在那个不大的宿舍里一直住到九十年代中期。

整个八十年代，父亲都在一所中学教书。77年国家恢复高考，父亲因擅长教书辅导，被学校安排在高中当“把关老师”，常常同时要带几个重点班，工作繁重；而且不时会有亲戚朋友带孩子前来讨教求辅导，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心情却相当愉悦。与“文革”时期的压抑比，他可称得上是扬眉吐气。

母亲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七十年代末，爸爸托关系，帮母亲从远郊一工厂调回城内一家工厂；接着又“以工代干”，母亲成为一名管理后勤的干部，坐上了办公室。那时，母亲的心情是相当不错的。可好景不长。不久后搞起了改革，工厂被私人承包下来。母亲先被下放至车间劳动；后来，同许多工友一起被下岗，四十出头便成失业人员，失去工作，失去收入，社会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可以想象，这对母亲的打击有多大。很长一段时间，她一直心情失落，脾气也变不好起来。在餐桌上，她常与父亲争辩：比如，改革到底好不好，毛泽东年代好不好，邓小平毛泽东孰是孰非……观点还常不一致。

其实，不仅仅对我们家庭，对整个国家而言，八十年代可说是一个巨变的年代，一个纷争的年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各种思潮、各种政治力量，一直在交锋纠缠着。有时，矛盾还激化起来：譬如，刚提出要解放思想，不久又搞起“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有些人刚说要加快改革开放，很快就有一些人说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校园里，尤其一些名牌大学里，各种

思潮汹涌澎湃，冲击着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观念。

但是，这不好吗？要知道，国家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那些原有的观念之所以形成，不与那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压制有关吗？中国两千多年前就告别了百家争鸣，实行秦制。两千多年残酷的专制统治、文字狱迫害，到“文革”时更是登峰造极。在此等情势下，谁还敢表现得与众不同，谁还敢真正自由自在地思考呢？长期下来，很多人变得麻木不仁，只知道按规定好的路走下去。有些事，不要说做，可能想都不敢想吧？

可这样被束缚被压抑的精神状态，与世界先进文化的差距会有多大啊。要知道，欧洲三四百年前就实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以人为本、科学民主自由，倒成为他们天经地义的事。这直接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解放。如果我们民族永远沉浸在落后陈腐思想意识里不能自拔，那我们怎么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我价值，真正进入现代化，真正赢得别人的尊重呢？

我们感恩八十年代。在那个时代统治相对开明宽松。一些智慧的学者，乘机传播了许多新颖进步的思想，启蒙了许多尚在蒙昧状态中的国民，尤其是启蒙了大量年轻人。当然，也许他们的思想在当时是超前了，行为也许激进了些，最后引发89年那场民族悲剧。但若没有他们大声呼喊，我们怎能睁开眼睛，看到思想精神世界上还有个新天地呢？

这样的思想传播，持续了整个八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戛然而止。然而，它失败了吗？其实也未必。因为，这场持续十年的思想解放、思想启蒙，唤醒了很多人，在人们心里播下种子并已萌芽。这幼芽，迟早会长成参天大树的。

再看看现在，有时觉得，怎么不少东西在退步呢？尤其是民族的思想境界，年轻人思维的深度广度、精神面貌、道德水准、文化水平，与八十年代相比，似乎远不如昔。当然，我依然不悲观，相信社会发展自有其规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螺旋形上升吧。

所以，我更难忘八十年代。

我一直有个愿望，能以文学的形式，将那个伟大的时代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没准能对今人有所启发有所触动呢。所以，花费了很多精力，历尽数载，

几番修改，终于写成这样一部小说。希望它能获得读者喜爱。当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再加家庭工作事务繁重，尽管尽力，也许仍没能传神准确地反映出那个难忘的时代来。还恳请读者谅之。

江在涵

2025年11月于华盛顿郊外蕴秀园

目录

引子	001
卷一 南国春早	007
第一节 初识	008
第二节 闯祸	012
第三节 总角	022
第四节 异动	052
第五节 晚会	106
第六节 风波	173
卷二 同学年少	235
第七节 家史	236
第八节 中考	269
后言 请相信爱情吧	336

引子

一夜雁鸣西飞去，梦回故园卅年前

本是一个寻常的夜晚。

金色的夕阳就像一把巨大的扇子，洒开一道道红橙色的晚霞；余晖照在大地上，将田野上片片树林，城里幢幢错落有序的房屋染得金灿灿的。弯弯曲曲的波多玛克河在微风中流淌荡漾，犹如一个慵懒的贵妇。白色的雾气从水面升起，像一层轻纱笼罩在河边茂密幽深的枫林上。东边的天际上隐隐约约出现一轮浅浅的近似透明的月亮轮廓。

宗书瀚一边哼着歌，一边娴熟地转动方向盘，开车从研究院回家。过了那处以唯一一位拥有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命名的大桥后，车就飞快地行驶在高速路上，一点堵塞都没有。在单位工作了整整一天，他也确实有些累了。但因为今天试验设计与论文撰写都取得了进展，他心情却相当愉悦。

“今天晚上再把论文修改一遍，过两天就可以投出去了。”他心中盘算，“下个月的海洋实验，还是要在河里先试一下。明天就让杰夫准备。”

这个研究院坐落在清澈宽广的波多玛克河岸畔。这条四季都荡漾着粼粼碧波的大河，总让宗书瀚想起故乡的江河来。他常在工作闲暇时散步到河边坐坐，望着永不停息的流水沉思起来。

书瀚在研究院工作已有三年了，喜欢那里的环境，觉得是个能专心搞科研的地方。就是每隔三年便要申请新项目，压力不小。去年他想到一个关于海底网络的新思路，就跑去跟系主任斯蒂文说。

“你这个主意听上去倒是很不错。”斯蒂文瘦瘦的脸庞，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斯斯文文，工作起来非常严谨较真，是位庄重求实的科学家。“就是将来到海洋里做实验时困难会很多。”他说的倒是实情。虽然搞了三十多年的海

洋研究，他还是以理论为主；曾经出过一次海，晕船反应很厉害，他便再也不想去了。

“首先，天气是无法控制的，你不知道你做实验时会不会有大风大浪。其次，大海是变幻无穷的。实验结果只是说是某一种情况下的结果，未必有普遍性。再说，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下，实验误差难免不小。”他常与另一个系主任——李博士争辩做海洋实验到底有没有意义。

李博士敦实的身材，皮肤因为经常出海，被炙热的阳光晒得黝黑。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他反驳说，“是的，大海情形变化是很大，但还是有规律的。多去几次，将各种情况下的数据都采集上，慢慢便能总结出数学模型来了。实验设计事先准备好，误差还是可以控制的。”

斯蒂文耸耸肩膀，说：

“你还是没有让我信服。可能是因为我晕船而你晕船吧。”

“对啊！”李博士开起了玩笑，“你下次跟我一起去出海，我来给你治治晕船。”

面对斯蒂文的疑惑，早有准备的宗书瀚拿出一张图，给斯蒂文讲起他的实验设计来。

斯蒂文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看来你的办法还是有些可行性。李博士也给我说过，你前两次同他做实验，进步很快，可以独当一面了。好，你去申请吧。不过，你要说服院领导哟。”

在项目申请会上，信心十足的宗书瀚将他的思路与构想用容易理解的语言解释给几位院领导听。讲述完之后，他留心到，戴着金边眼镜，头发稀疏的院长和两位副院长低声讨论几句后，微笑起来。

“非常精彩。有理论，有创新，有实验，有实用价值。宗博士，我可不可以这样期待，项目结束之时，我们将会拥有一个功能强大的产品，并且在此基础还能取得理论上的一些突破呢？”

“你的期待完全是可以变成现实的。”宗书瀚自信地说。

就这样，宗书瀚当上了一个两百多万美元项目的负责人，要操心的事情一下多起来。不过，他喜欢这种忙碌的生活。

“李博士能行，我便也能行。虽然网络实验涉及的问题会多一些。”他心中这么想，给自己打气。

“蕙兰现在在干什么呢？两个孩子会不会又打架了？”脑里刚放下工作上的事，他马上便想起妻子孩子，心里暖融融的。

将车在车库停好，一走进家门，两个小家伙就扑上来。

“爹地，哥哥打了我。”小的那个噘着嘴，满脸委屈。

“是你先打我的！”大的孩子大声争辩：“你还抢了我的《安徒生童话》。”

“那是因为你不同意让我看！”弟弟理直气壮地反驳。

“爸爸周末给你买一本《格林童话》，好不好？以后不要抢哥哥的书，你们轮流看，不就行了？”书瀚嘴上哄着孩子，放下计算机包，走进厨房。妻子系着碎花围裙，用锅铲将菜铲进瓷盘里。书瀚从后面抱住妻子，亲她脸颊一下。

“今天怎么样？”

蕙兰扭头亲书瀚一下，笑着说：

“还不是老样子，两个小家伙没个消停。”

“你公司那里有没有什么动静？”书瀚问道。蕙兰现在是远程工作，据说最近公司正在裁员。

“一时半会没什么动静。估计暂时不会有事。”蕙兰看上去并不怎么担心：“大不了在这里再找个工作。”

“对啊，劝你多少回了。我们单位正缺网络科研人员，你来正好。”蕙兰读博士时是做计算机网络科研的，书瀚不少思路还是从妻子那里得来的。他们那时便是同学。

“算了，如果也像你这样每天上班忙得不着家，家里还不知道会乱成个什么样子呢。”蕙兰白了书瀚一眼，忍不住笑起来，一边麻利地摆好碗筷。